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先進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釋**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釋** 先進後進猶言赤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聖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釋** 邢疏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此申注說作仕先後輩鄭君注以先進後進指學者而言見釋文皇氏義疏本注亦作士先後輩與鄭君說合孔注云後進與禮樂禮與二字誤倒因其誤而鑿說者非也皇疏孔子言

以今人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爲常世之君子也質則樸素而遠俗是爲當世之野人也蓋以野人君子據當世之習尚言印注得時之中焉隨時合俗陸氏釋文中丁仲反意亦同也程注本此大同小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爾**將移風易俗歸之淳

**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謂過以就中也

**爾**皇疏申何指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東三王高五帝老氏家之言也北宋諸儒習其謬至朱子以損過就中言始得之陸稼書曰吾固未嘗悞也以今日習於華者較之覺皆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日習於巧者較之覺皆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爾此風氣漸而趨厚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創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其和之矣若此者或恐一人獨異不免民俗之累而勉強從之

乍見而驚言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  
馮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甘受野  
人之說不敢自增於君子之列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  
勝而存一線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  
舊儒者卓然自立為轉移風俗之人不為風俗轉移  
之人即令佞巧浮薄之徒笑為腐儒何損於我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釋** 鄭曰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釋** 孔子嘗厄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益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釋** 華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古者王官有門閭之學教  
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疏侯在公官南之左亦仿天子  
門閭之學會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氏坐於左  
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  
學也惟其古之學制如此故以弟子為門人以同門為朋以  
親受業者為及門夫子以辨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

及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論語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國語據陸氏釋文及邢疏鄭君注以此合非章也皇疏分爲兩章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又引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爲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而唐開元時乃據此立十哲之名以選政之十賢之外曾子有子大賈也公西子尊漆雕子翬漆雕子羽顏孫子張南宮子容公冶子長原子思宓子賤公冶子羔商子木曾皙樊遲皆賢之顯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爾也子曰助猶益也言回聞

言即照法發起增益於己也

爾也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於夫子云然其若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哉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爾也孔注說謂得是也經中類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爾也陳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善言故人不聞有非聞之言也

爾也胡氏曰父母兄弟朋友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爾也朱子注者謂閔子騫孝人不聞其父母昆弟無孝之言子騫稱字夫子述人言而稱之也申陳在者謂閔子之孝

化其父母昆弟人無非之者也不猶無也開非也漢書杜郵  
傳孔子善閔子壽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閉  
也顏注引注經以證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詔王邑三升閔子  
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衡知  
實爲引此經而申之曰虞舜大聖隱蔽骨肉之過宜愈子壽  
何故使人聞非父弟其義皆同焦里堂云閔子畱遺得母事  
見藝文彙聚孝節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錄此則後母之歸  
二子之獨綿續父之不能早察皆可閉閔子能感化之使可  
開化爲  
無間也

因難又曰昆說文作鬲爾雅作鬲今作昆蓋說昆明也然則  
言之也式三案昆同也言同父者之禮喪親經傳與記凡三  
昆弟皆指同父者也凡三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  
功恩服親有異昆弟者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三族昆弟  
別之也爾雅母喪之黨爲兄弟與恩服記引壽三小功以下  
爲兄弟正同則族之號者與異姓皆三兄弟者正也爾雅  
親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蓋恩服三月三從母昆弟也  
古人於從母加親而服重于舅之詞故以昆弟稱之也

仍別言之也猶兄弟姊妹異偶而女兒女婿有通傳之類也  
戴東原有昆弟兄弟之辨其說未暢而讀者輒駭之固爲之  
申證其  
義如此

###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小慎言也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寧見家語蓋有意於謹言也此

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見家語蓋有意於謹言也此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

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依孔法三復者讀詩時三反覆之禮衛將

軍文子篇云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家語幾幾書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齊短命



歎矣今也則凶

王柏論語通義曰堯育季康子  
兩對無對字則此對字疑誤矣

禮記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若不

可不應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諭之道也

禮記皇疏引孫綽三不應生而

生爲發不應歎而歎曰不發

顏淵外顏路諱子之車以爲之椁

椁說文作榑  
兼變椁榑

禮記孔曰路備父也表

欲請孔子之車喪以作椁

禮記顏路崩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歎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

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禮記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

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竊可以無裨駟可以脫而復亦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繫諸市也且爲所讒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僅視有無而已哉

伯魚頹淵之卒其先後以北遷爲斷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年六十九矣見史記及闕里志頹子之卒年三十一或三十二見壽龜也魯公羊傳於獲麟後述頹子子路之或則頹子之或必與獲麟及子路歿之時不遠伯魚先頹子歿于時正符許叔重云伯魚未歿經設言歿蓋泥于史記頹子少孔子三十歲之文耳然鄭君已駁許說詳見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正義王肅好與鄭君爲難於家語用史記及許氏說不足信也蓋史記少孔子三十歲三當作四或十下有脫字耳聖門通攷及至聖綱年世紀俱稱頹子少孔子三十八歲狄惺庵攷此說

顏淵歎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包曰噫痛傷之聲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傷之甚也

噫傷筋聲悽

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歎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

慟哀過也

慟哀過也

動容也見釋文

從者曰子慟矣曰吾慟子

子曰不自知已之慟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皇本句下有勤字

**顏淵**夫人謂顏淵言其坎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常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郭氏**夫猶彼也相契有淺深故所哭有慟有不慟情之自然也。皇疏引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以釋經耳。

顏淵於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皇疏**蓋貴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蓋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皇疏**蓋顏  
路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皇疏**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聽止非其厚葬故云爾。

之得宜以黃門人也

夫子告孟孫曰夙葬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夙有棺無槨臣稱家有無爲葬子之禮當門人之葬願子助以沐槨亦何不可而此云厚葬必有不止於是者遠禮從厚非喪人以德之意觀曾子之易貨與此經之文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敢失也此可以思聖賢之道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敢問死上朱子集注本無曰字今从皇邢本原能事鬼據禮論論鄒魯引經作焉能事鬼神

陳曰鬼神及鬼事能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問事鬼神蓋亦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或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殷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氣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亡之如此○程子

曰晝夜者成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晝事人之道則夜事鬼之道成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隱** 易傳曰原始及終故知成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屬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知死知鬼神非夫子五十知天命不能及此夫子不答曾屋不語怪神之意也下章類記子路之歎一以見知成之難一以見夫子之獨知此也夫子之知鬼神於祭如在於節及此原葬禮說參之畧可見矣

閔子雍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

**閔** 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

**行行**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其才而教育之

**閔閔** 今本無閔字此從皇疏本以上下文參玩之是也皇疏云閔閔中正也侃侃和樂也式三案閔斷之借字閔子在德

行科如不屈於季氏是斷斷守正之貌豈纖論諸生間闈爭  
豈纖彼文亦以闡闡為持正貌侃侃者衍衍之借字鍊釋漢  
碑唐扶頌衍衍闡闡尼父授書易以復加辨語正用此文并  
有子貢才智有餘得動而樂之象故曰衍衍三闡志獨卻正  
傳曰侃侃庶政持季之治也亦言庶事康熙之意也韓子文  
集錄宏碑云季親孝謹侃侃自將亦以侃侃為和樂之義也  
朱子文集等書以持子羔木  
子為剛直有餘說皆未瑩

### 若由也不得其然

**爾雅**孔曰不  
得以齊終也

**爾雅**尹氏曰子路曰謂有不得其然之理故因以成之其後  
子路卒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  
云上文樂字  
即曰字之誤

**爾雅**夫子既云不得其然上文何以云樂注以樂即曰字之  
誤以漢書叙傳幽通賦注文選幽通賦注及禮子玉座右銘

注攷之樂當爲曰注引洪說漢書下奪一注字此篇類記諸  
弟子之事上章言事人事鬼與厚葬節爲一類言知生知死  
與此章爲一類以子路之賢而猶未免觸知死所以難也雖  
然其死也夫子哭之曰噫天祝予矣豈非實者之難違也邪  
程子曰子路之死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勸職  
不用君父之命而未入立彊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買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舊**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  
也買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仍舊**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仍因也買事也  
王氏曰改民勞作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買之善

**仍舊** 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  
買之居補買之居舊所習之居也買習也仍舊買依舊所習  
也亦一義注言改作勞民傷財張敬夫云  
改作藏貨之府有崇利聚斂之意別一義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論語卷之八 陽貨 第十一

**陽貨** 子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陽貨** 言不妄發強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陽貨** 趙鹿泉云夫人不肯是反逗語此例見於經者如中庸

有弗學孟子故君子有不為禮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陽貨** 子曰子路

鼓瑟不合雅頌

**陽貨**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

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

聲者

如此

**陽貨** 奚為猶何以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注所

引宋語見辯樂篇此王肅襲說楚辭文之詞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陽貨** 子曰升我堂矣未入室也門人

不解說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言之

論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  
大精微之奧耳未可以  
一時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俱不得中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短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隱隱故常不及

解之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或闕  
宜乎動輒愆失賢者自信其出於正不出於邪往往執而鮮  
通不肖者陷溺其心雖觀夫事之宜而長惡遂非與不知等  
又曰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  
人不踐途爾見於仁厚忠信爲說知矣是以道不明式三案  
此經言過卽下經所謂堂堂雖能亦卽中庸所謂賢管之過  
也卜氏子與愚不肖迥別而失於不及者有所知而未免蔽

所或護其守而  
未能擴其量也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遷猶不及

謂師愈

謂師愈

之不及然其夫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  
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以千里故

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鳳不肖非可以庶子夏也以愚不肖者則賢智自勝以二賢  
之過不及言則  
所得所失均耳

季氏當於周公而求也為之家餒而請益之

附依說文  
當作對

詩求為季氏等之鬼也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陪  
與之卿而富過之非獲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并有焉  
季氏宰又爲之衆

**賦稅**以益其富

**經**言季氏富於周公者見魯先公以衆宰之重大啓字  
之封而又身享昇平之榮福其富不敢至長也爲之聚斂而  
附置者哀公十二年用田賦不能以公就爭也經文亦也之  
稱記者無此體下子曰宜移在季氏之上禮大學篇鄭君注  
引此章文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漢書蔡侯王喪注  
後漢書楊秉傳注引此文皆以爲孔子之言可證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曰小子門人也

**鳴鼓**聲其辜以責之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  
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雖讒而友親故已絕  
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持有  
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

不能反來諸身而  
以仕為急故也

### 柴也愚

**集注** 弟子高柴字

子羔愚直之愚

**集注**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與影啓盤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  
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集注** 集注引家語見京子行致愚二篇裝隱備  
將軍文子篇檀弓篇說苑至公篇諸書撮合之

### 參也魯

**集注** 子曰魯

也魯子性遲鈍

**集注**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言之又三賢子之學政歸  
而已聖門學者想明才弱不屬不多正卒備云道乃實言之

人爾故學以教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子道也

**釋** 韓子送王損序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  
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注本之

### 師也辟

**釋** 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那僻文選

**釋** 辟便辟也無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釋** 辟曠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  
偏也馬注以辟爲邪僻文選固非禮五帝德篇有容視人  
於師政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說  
闕也此朱子則辟爲便僻之所本式三禮愚魯辟曠以也曠  
言非下習也諸經言便僻者極便習其盤旋遠遊之容一可  
以謂辟曠禮所重或謂指堂堂寬大之貌或謂三人下步頽  
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增益若荀子  
讓末流之弊尤不可授以生此弊也

### 由也嘒

子路曰子路

之行失於反嘔

嘔嘔粗俗也傳俱嘔者程氏論之。楊氏曰四者性之偏

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魯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

魯而通為一章

失空也言子路性行剛強世嘔失於體客也

注所據傳往往以一事言之曰段氏尙書撰具曰仲氏子可謂

之粗不可謂之俗也自見後必為經袍不貽車喪不私如仲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則不受命而貨殖焉

其古光字意漢書貨殖傳作意謂知實篇引經亦作意故

下云意貴賤之期又云齊東野語曰小人管仲又云京師野

善意以得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今論術  
本意億歲出後人改之也辨詳子絕四章

謂言回康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耶不受教命  
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甚美回所以爾爾也一日屢稱毋也  
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教子之非幾也不至于知道  
者各內有此善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遠不虛  
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  
不事理而舜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謂度近也言行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貴宴動心而  
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  
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  
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告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  
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  
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貴富在天而子貢以  
貨殖爲心則臣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  
窮埋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吾言也如甚  
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甚



顏子苟有心求富何至在其屢空朱子注言其不求富是也不求富乃受命也貨殖者發貯藏財之商賈也馬班范陳四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術之賈人學于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則其初年嘗爲此也古之人如舜則耕稼而陶而漁而賣貨頓邱買棧傅虛也膠鬲則魚鹽也經之所規不在貨殖而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一而言其以智力撓之而意在取富也魯則屢中者能適時用而取世資也陸衡實知蕭引此而中之三罪子貢善居積愈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常比陶朱仲任之言漢師相傳種說也或曰以德中取富異于污下之術矣而猶嫌不受命子曰苟心能受命而不求富雖商賈可也苟心不受命雖屢空而未知道也許平仲教學者以治生蔡介夫言三代以澤井牧之政不修天下之生紛紛上之人任其自贖自富今之士上既未能得廉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心者欲懷安得不爲一家計久遠許蔡所言不可不知然理財之事當順其命之自然不可違命以取富矣故君子三畏普畏天命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道舊迹三

已亦少能翻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

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善人志能行善者也不踐迹據孔子圖注舊迹有不宜

因循者善人不踐也程子所釋不循前人之弊以守之也若張子注是速當

踐而不踐也

###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

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爲可許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也莊狀之假借字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

之可歸是以稱之色莊色  
莊者心不厚而言厚也

### 子路問聞斯行諸

爾說包曰

齊教乏之事

注事當作類白虎通三

六紀篇引經同包說舊傳如此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爾說包曰

父兄不得自專

爾說諸父亦父長者亦兄通言之也陸稼書謂凡事必告父兄非但不教自專亦不敢自是陸說是也人不可自恃其才  
雖心知其是必進商於先生長者之辨度聆老成練達之關  
所聞中之似是非而非所行中之先後倫次皆得其詳而後行  
也

尹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如其辭而決之所聞指合義者也尹有之材能辨所聞之失矣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來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哉問

通鑑孔曰惑其

問同而苦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依說文从二兼作兼隸省作兼俗作兼

兼曰言尹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多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慮其不能爲矣特慮爲之之意或遇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持未之資稟失

之弱不慮其不稟命也慮其於所當爲者逸遊長綽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 子畏於匡顏淵後

**綱** 子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國何敢死

**綱** 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

**釋** 何敢或謂不赴門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往則致或厲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秀而避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秀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盡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國語晉語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豈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求報屬以力人之道也臣故以私刑瘦人之遺此朝晚所本也華解云成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顧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成理也此則一說式三樂長威也愿也義見弗篇成謂成尼而成也禮插弓成而不弔者三長厭淵白虎通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勉典載王肅聖證論引鄒君說參檀弓今本鄒君注畏而久謂人以非事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成之者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依白虎通及鄒君說經曰以女爲成慮其因威逼不能全而成也曰子在回何敢成夫子在國必不以威逼死回亦不敢以威逼成言全身以遠害也呂氏勸學篇曾點使會參通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長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下復引此經所以證事師事父之無異也春秋傳叔孫婁之自殺忠矣劉原父曰畏也使婦少聞曾顏之風則不以成易生矣是事君者之不可

以畏成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攷異經文亞爲思釋文曰思古文臣

釋文曰孔子曰季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釋文曰孔子曰謂子問異事可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

釋文曰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釋文曰孔子曰言備臣數而已

釋文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釋文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志不從君欲皆以道者之事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本位也  
具臣謂備用之臣可供器使者可臣有數等以道爲進退大  
臣也有不忍遽止之心捐身家以救國難忠臣也負其才具

意在建立功名者具臣也志在蔽賢庸臣也此豈言二子有  
貞難不可奪之節忠臣也抑二子以蔽季然則曰具臣蓋二  
子固兼具臣  
忠臣之品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傳** 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

**意** 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既** 非不可則止則不能不順人之  
私故季子然云爾孔注當字作尹字解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 曰二子雖從

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言** 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  
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洙非二子以次雖不可奪之節而又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稱二子仕  
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



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宰

史記弟子列傳費下有郈字論衡藝增篇作郈宰

子路爲季

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曰

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也

賊害也

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皇疏云

學未習熟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衆

所及式三謂役於更事不復得學是賊其學也爲政乖僻得罪於社稷人民是賊其德也或因此獲罪正非无

妄之災是賊其身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曰

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釋** 子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者也

**釋**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察人耳故夫子不病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事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于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蓋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察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釋** 注言不病其非故本論術式三章佞者無義而強辨夫子謂之佞卽所其非矣王仲任教世聖鄙陋者毋爲所欺

子路曾皙并有公西華侍坐

**釋** 子曰曾皙曾參父名點

**釋** 曾參父名點

**皙** 皙字宜從白五經文字曰皙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作日非日部有皙無皙而皙與皙又異也詩揚且之皙毛翻白皙左傳澤門之皙皙與黠對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與會黠皆字子皙各與名反皆白色之義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問**

孔曰言我問女女

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注**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

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釋**

文孔注云難對正解已字經中以已多互用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釋**

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

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乎

**注**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

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治也

以

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饋餼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

本作  
卒

率爾先三人對也方義方也包曰

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也馬曰哂笑也

率爾輕捷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餽方而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以

其民矣哂微笑也

率爾禮所謂不願望而對也饋餼之訓集注本爾雅穀梁襄公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歷子比忠爲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其說各不同方謂常道也知方即禮文王世子所謂鄉方也哂樂也

微笑是也據皇疏皆本曰晒大笑口開則晒見皇以矧晒臣  
義是大笑也大儀禮疏注曰晒則齒見笑則矧見正與朱子  
注相合晒與  
矧各一義也

亦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亦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禮記**亦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  
已也孔子曰亦自云能足民而已黜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以待君  
子謙也

**禮記**亦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魯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當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云  
有謙退又以子路  
見晒故其詞益遜

**禮記**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在當時則強國之大邑在古制  
則畿內卿大夫之采地夫子許其從政何有又云可健焉

故以比自任也足民之術朱子於後篇注以制田里薄稅敏  
官之先君子嘗呼式三告之曰大學言生聚會寡爲疾用舒  
治家以此而家富治國以此而國富使民之味皆如是則臣  
民之道也又告式三曰用之者舒近解渾言節儉未得其確  
試以一家言之宮室衣服之備嫁子娶妻之資一絲可省而  
當循夫爲之不可意迫治國者大役不可頻興不可存追欲  
立功之心而輕議更張也式三自聆庶謂求之周官理財之  
法禮記蠶入爲出之言無不符合於以知斯道衆然於經訓  
之中而外此所言皆岐統也漢書循吏傳所言富民之道曰  
躬率儉約勸民農桑高汝璜曰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曰  
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曰奏省上林繕治供張及  
樂府諸戲及太官園冬種蔗韭之類其術亦如比而止於此  
款班史  
之慎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

婦依說文  
當作補

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享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  
矣時見曰會殷類曰屆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  
朝服也小相  
記相君記者

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  
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  
會衆類曰屆端元端服章甫禮  
冠相買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據皇疏周禮大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  
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因朝  
竟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廢禁各因其方此時見曰會  
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大服諸侯並來京師  
朝王受灋此是殷類曰同也周禮又有較類曰視至諸侯遣  
使來京師而朝云服類曰同廣類見之言通也皇氏疏解鄭  
君義分明鄭君禮注云春朝夏宗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秋覲  
冬遇贊享皆受於廟時會殷同則爲壇以見諸侯皇疏云王  
命爲壇於國外與周禮司儀嚴儀禮覲禮者皆合後儒謂宗  
廟會同遠說會同正廟事之大者失於不詳攷矣如猶或也

同上節轉語非遞語鄭君注以端章甫爲朝服皇疏周禮侯  
且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  
容是周末禮亂故也式三案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  
君注曰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申之曰案王制云周人元  
衣而饗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曰  
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至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  
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士  
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襍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  
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邢疏本之較皇疏爲  
明瞭也禮之官元端者生多此用於宗廟會同之相禮者禮  
大夫元冕祭於公服宜元端其會同之相禮亦用元冕而宜  
元端也名之曰端者謂裳正幅不設縫也周官司服注引先  
鄭說云衣有襍裳者曰端左傳昭公元年吾與子弁冕端委服  
氏注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東原曰凡朝祭之服上衣  
下裳幅正載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裳前三幅後四幅  
要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司服鄭君注云士之衣袂皆二  
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以此解端又別一  
義君王制三公一命卷正義曰爵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



尺三寸其袷尺八寸无端則袂二尺二寸袷尺二寸端正也  
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元端也又  
曰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二尺二寸  
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後袂袂三尺三寸故也陳氏禮書云  
深衣之袂圓長衣之袂長餘衣之袂後則元端之袂端可知  
矣此皆據鄭君義也服用元端冠即用元冕而此云章甫者  
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版曰章甫蓋大夫不服  
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無大異取其爲丈夫之  
美稱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謂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  
章甫卽周委貌對言則異傳言則通也大戴禮武三端冕而  
受丹黃樂記尊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端衣之用於冕也冠  
禮冠者元端縹布冠旣冠易服服元冠元端持牲禮主人冠  
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緌端紳此端衣之用於冠也春  
秋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  
齊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虎門與此章端  
章甫皆端衣之用於弁者也端章甫卽傳所謂端委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點弟

子列傳作戴筮五篇引作  
揚段氏懸堂謂當作櫻

**瑟** 孔曰瑟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鐻爾者投瑟之  
聲也。舍瑟而作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四子** 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  
子先問於水而後及點也。希則歌也。作起也。撰具也。

**撰** 瑟希句鐻爾舍瑟而作句近解以鐻爾爲希非也。撰  
據釋文鄭君本作撰。謂曰。說之言善也。式三案說文無撰  
字。與說字皆謂具。廣韻。撰善言也。集解  
於經大希復顧倒必係寫錯。今正之。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撰**

孔曰各言

己志於義獲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

釋文莫本亦作暮按其字本  
以日在韓中爲義作暮者竊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

歸夫子之門也

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祿雨之處有壇埤樹木也詠歌也

注以莫春爲和煦時者據夏正建辰之月非周正建寅之月也五六人六七人皇疏云趣舉其數是也又云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合爲孔門升堂七十二人此不可從也論衡明雩謂冠者童子雩祭樂人尤非浴集注以爲盥濯者朱子以古人上巳祓禊祇是盥濯手足下歷解衣而浴祓禊非禮不可爲訓也注引上巳祓禊者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雩浴注祓除如三月上巳修禊之類據鄭君注則修禊亦古之禮俗相沿東晉對晉武帝言周公城洛因流水以汎酒東氏以事出周必可信然可知周時有之矣筆解頤浴爲浴沿傍水陸行也論衡云浴乎沂注沂水也象

龍之從水中出也此爲臆說注云沂水在魯城南者案水經沂水之大者出泰山書所謂淮沂其乂也又有小沂水三其出尼耶山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琴門此經所言者也風乎舞雩集注以風爲乘涼與包氏說合吳斗南據後漢書仲長統傳飄於舞雩之下風作飄與論衡相合斗南駁論說云時寒不得以風乾身然浴非裸浴風非乾身如春風風人之風所許坐春風者是也詠而歸朱子不言所歌何事可歌則歌觸景生情包氏謂歌詠先王之道此一端也

###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周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曾點之學若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備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言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

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  
以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讀此  
矣

**李安溪**申注說云注入欲盡處四句在言其一節意即  
其所居之位三句是言中一節意謂次悠然四句在言外一  
節意家東發先生曰三子言爲國之事若問之正也會哲之  
任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澹澹之趣非若問之正也夫子  
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  
寞之濱乃忽聞會哲治沂詠歸之言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  
感者淡矣既若會哲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  
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  
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指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  
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可慨也式三家王介甫云  
心至於樂則無餘羨樂至於真則無外假點之心何如也其  
言吹悠然即天地之春其衣冠即虞庭之九官而周上之講  
誦也其詠歌即堯舜之舞會而孔顏之禮樂也彼其取浴沂  
其深身也視沂非其樂地也在北宋時介甫之說已如此葉

正則曰浴沂風舞近時語道之大端也蓋南宋風會之所趨  
又如此也後儒期莊列獨得任士之趣而以兵農禮樂之類  
視爲舍己從人之事則學有  
等于是用者矣不可不慮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  
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曾皙曰爲國以禮禮貴

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曾皙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  
之故誦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曾皙夫子論爲國之道以禮爲重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  
乎何有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路率爾之對未浹於禮讓  
之道以此治國或有動不以  
禮之弊故哂之以諷其失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升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  
微問之而夫子之蒼然貶黜蓋亦許之

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

之大

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  
路不讓也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蒼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  
如子路并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  
獲之學老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  
孔子與點幾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該與三子者  
之撰特行有不掩屬耳目之所謂任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  
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  
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咏  
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奮點知之故孔子  
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奮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經**據皇疏惟未云云更證我非笑子路之志也惟赤云云  
又引赤證我非笑子路之志也皇疏以兩節係夫子自爲答  
問之言是也夫子言此者正以樂天知命之心與憂民濟世  
之志用者並行不悖求赤之據皆可嘉許欲點知此而勉於  
實事也

**經**又曰經兩言非邦也與魯言皆國之事也安見非邦之  
事反詰之辭非諸侯而何言所爲相者是諸侯之事也凡注  
云明皆諸侯之事絕經簡而略後經或以千乘及六七十五  
六十俱是諸侯赤云相是相天子亦諸侯也此則一義凌氏  
禮經釋例卷  
八廣其膠

受業胡止三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顏淵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爾雅曰克己約身也凡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爾雅曰克己約身也凡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於我矣

爾雅曰克己約身也凡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道五德之相爲用猶六律大呂之旋用爲宮也屬注謂克己爲約身謂約非禮之身以反於禮式三謂克己者言廣自克貴也皇疏引范甯說克訓責是也克己復禮克責己之失禮

以復之也。後漢書臧洪傳去者克己。李注云自責不責人也。彼李注必本此經。古注語甚明瞭。三國志魏書楊阜傳云克己內訟聖人所記。又公孫瓚傳注引袁紹與瓚不睦。討禍源克己罪已。吳書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誇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與人專以正義諸書所言克己語意正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己不由人語意一貫。揚子法言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己。解克爲勝私非謂己爲私。且以克己則責己而去私之學在其中也。克己復禮爲仁者一己失禮有欺忍天下之心而歡愛利天下之量能於人已相接之交專責己之失禮以反於禮是爲仁也。此經言仁亦不離乎愛言朱子文集克齋記所言爲是注言本心全德申之者語多虛障。且以仁咳四德經中禮仁相成之旨。反有未明。式三謂孟子言本心朱子注已明指固有羞惡之心。里仁爲美注又言是非之本心矣。朱子此注以仁爲全德。則所言本心統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心矣。而朱子仁說言仁者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則此注當指愛利之本心申注者渾言本心援引釋。

此言認識未生辨本來面目者尤謬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馬**曰一口猶見歸况終身乎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喪離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一日**爲仁有成之一日也歸依也天下歸仁者爲仁有全量天下所依賴也仁者愛人經云由己不由人者仁之量包於天下仁之本由於己也戴東原曰克己復禮爲仁以己封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始不隔於天下然又非取決於天下乃斷之仁也斷之爲仁實取

決於己不取決於人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阮雲臺曰  
克己卽自己之己解爲私欲則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不相  
矣屬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此四

首克己復禮之目王曰敬事斯語必行之也

**與**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  
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事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  
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  
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

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箴矣其箴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幅履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悻來違非恣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職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躋愚按此章問荅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演玩

**後案**動謂貌也問目而云視聽言動舉其要也凡人己之交畢具於視聽言動矣人能於四者去其非禮不存恣於己不狀忍於人仁之道也許平仲曰百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薛氏讀書錄曰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又曰檢察身心祇在視聽言動又曰讀書須知要祇以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誦

守之勿失循之勿違皆有差錯湯潛庵曰學者溺於空虛無當孔門七十子解顏子最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所載不過問仁問為邦兩章而已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包** 子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包

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集注**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省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子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

者說能從事於敬怨之閒而  
有得焉亦將盡己之可克矣

**禮記** 皇疏大賁君臣嘉會也大祭四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  
如此也邢疏大賁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阮雲臺曰孔子  
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賁大祭燕天子而  
言周禮凡言大賁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禘大祭也可見非  
朝覲非諦飴不得稱大賁大祭家邦無怨近  
**解** 怨指在人言聖子以在己悔誠言見遺書  
**禮記** 又曰爲仁尚敬敬該人已而言性敬所以存愛利之心  
也集注鳩言持己與經言使民相矛盾本程子謙獨之言而  
沿誤  
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禮記** 子曰訥難也牛

宋人弟子司馬擘

**禮記**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擘向難之弟訥忍也難也仁者心  
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達其德之一端也夫

子以牛多言而驟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圖說**無侮人之心者無侮人之言惟恐有侮人之心者亦惟恐有侮人之言也上章告顏子以親聽言動此傳告以訥言朱子言德之一端也注云牛多言而驟者史記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圖說**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圖說**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苟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概轉之則以彼之驟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萬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



不異也讀者  
其致恩焉

○ 驟於言者易傲侮人爲仁者恐人己之交一有侵侮即  
善於仁此心常檢束於口用語語默之閒而苛刻易慢之言不  
敢出也阮雲臺曰爲仁者不敢出言以侵侮人是也孔注言  
仁不得不難仁字變衍否則以言縛指言仁失之朱子注云  
心常存事不苟爲仁之心常存爲仁之事不苟也取可怪者  
近解襲用孟子求其放心失其本心及存心之言混謂精神  
內斂此心自存而遂以瞑目靜坐爲存心爲求放心以認本  
來面目爲認本心異說所由起也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者指  
身灰弗受之心也所謂求其放心者指上仁人心言之人自  
有與利之心而自遺失之遺失之謂放也所謂操則存者指  
上存乎人者仁義之心也其寡慾章言存心存其所養之心  
盡心章言存心存其所盡之心也朱子言存心言收心固渾  
言心體中之者曰心體即是五常因發而驗其誰合即  
提醒此心之法也若不欲言所存何事果朱子意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  
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內魋作亂牛常憂  
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所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牛之再問指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晁氏曰  
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行義有自慊之心集義生浩然之氣自作之孽既  
消而意外之禍可置之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指本此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欲亡無日我爲無兄弟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去也

**傷兄弟之不可依託將有禍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益問**  
之夫子

歎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真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 皆兄弟也皇本作皆兄弟也

**包** 包曰君子疏聖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既**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聞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

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既而釋澤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慙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附錄**此言不必居宋也桓魋旣爲惡鼓將天歿而禍及一家必有無辜而歿者由是將富貴不保宗廟不血食憂之者方思身爲調停矣解之以有命在天俾知魋有自作之孽難逃天譴司馬氏或由此而滅或魋歿而司馬氏尙有後惟天量其惡之大小而命之安於天命可以避去異地矣而或嫌鴛旅之難復與言人已聯接之語耳周燭齋有此說是也胡庶俟輕些先賢之格言周氏辨之矣胡氏又

譏子夏聰明事趙鹿泉設四誣以辨之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傳**曰謂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

及英能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請刺狀以膚切近災者也。懇懇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懇覓者懇迫而切身則聽者不覺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用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賦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厲而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懇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膚受**之類。馬注云。皮膚外語是懇之得其淺似者也。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揚列傳論曰。膚受之言互及。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又戴馮傳注引經又引注曰。謂受人之諺。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文選東京賦云。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有大章皆同。馬而語小異。辨漢書屢引膚受之懇。顏氏於五行志注云。膚受謂初入

皮膚以至骨髓也顏氏謂受馬入以狀其慙之淡謂肌膚深入語之刺骨者也顏說近之皇氏疏云膚者人肉皮上之薄肉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者亦日日積漸稍進如人膚皮之受塵垢常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皇氏疏既駁馬注與鄭君不類此說或本鄭君韓子文集送齊驛下第序孫注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意與皇合朱子注又一說也經說言明又言速或因所聞言明之遠而苦之也

###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足食**言倉庫實而武備備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足兵**足食足兵以立政言而食足兵足之成效可知民信之矣以成政言而所以信之之政亦可知下節所謂三者也申朱子注者云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事失之尤可怪者近儒謂春秋時學校之制三代相傳綱常名教亦無人滅去兵食一足而民信自然易易以此申朱子注難矣

後案又曰顧亭林云古之言兵計指器不指人言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式三謂春秋經傳多言治兵正指執兵之人但此所言自指兵器耳漢書量錙傳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用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蘆葦竹蕭山水叢棘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樹伏險厄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據此言步兵地車騎地弓弩地長戟地矛鉞地劍楯地凡地形六兵備亦六周禮說車之五兵戈戟戟首矛守步卒之五兵無矛而有弓矢司馬禮曰弓矢闔艾而用之之汰禮籍所引爲詳禮籍又云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跽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凶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此兼言精練之法也周制兵器之備領之有司國所公給周官縣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方爲裕據此以兵器計地而出式三樂市

車職云毀折入膏於職幣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禮以領之及其受兵輜亦如之可見兵是國之所給義見坊記孔疏春秋齊作邱甲穀梁傳云邱甲國之事也左傳言授兵大官言國人受甲言子產授兵登陘皆兵器傾於有司之證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必不得已句略返而於於斯三

占連讀爲一句

言會足而價乎則無兵而守國矣

孟子言制挺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賈子言鋸樓棘殆不敵於鈎戟長鎗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陳涉以此敵強秦之鼓今有爲政者於此糧可供給民無叛志豈以矢亡兵盡爲不足守乎故夫子言不得已而去兵猶可守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歎民

無信不立



**集註** 孔曰疾者古今常道  
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集註** 民喪食必死然疾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  
以自立不若疾之爲安故甯疾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甯疾  
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  
卓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  
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  
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  
疾守之不以危  
急而可棄也

**集註** 陸稼書曰本食者如後世加派按括之事失人心以圖  
苟全者斷不肯爲式三謂後世加派按括多非行於必不得  
己之時大抵苛征厚斂供給喪盥之資者多耳以聖賢爲之  
去其無益之供給兵食皆足之勢也今子貢以會信二者皆  
不得兼直是困守孤城糧食已絕以劍饑饉之民別無補  
且經營之術欲全活民生計惟率眾降敵不則將歿鼓馭歿  
譽百吏以職士大夫以行列俾斯民亦共安於義命所當然  
庶於上下相孚之心可謂不負夫子故示之以守信而疾也

或延一疾報國與民共盡其信終歸無益易苦保全生靈率  
眾降敵乎曰信義不敢負所益大矣有益於將亡者張繇許  
遠守雒陽而水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  
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敵逃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  
有益於既亡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厲忠  
勇之氣國轉亡而為存也有益於萬世者身與民共守其信  
綱常類以不墜也荀子謂山成要節所以養生此言得之然  
則聖賢論事安在為無益之舉乎以為無益逆亂之所以微  
發求生也馮道更相數主後人或以為五代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漢書人喪三國志蜀秦  
志傳俱作革古通借字詩

匪棘其猶禮

器引作革

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

用也為語功詞下篇亦奚以為何以伐為無以為也皆同詳

見王氏經  
傳釋詞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舌从干以干  
犯於口會意

傳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傳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

于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傳說君子指子成所說之君子夫子之說君子也  
句畧蹟駟不及舌一直讀下集注作一場一拂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那本作鞞今从  
皇本作鞞與說文

也

集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

文異目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于犬羊邪

集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爲常時之弊

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虛之弊  
又賦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禮**有以質爲貴有以文爲貴質所以留古樸文所以辨  
等威也公文存質則尊卑莫辨虎豹犬羊喻言君子小人之  
名位也注輕皆先質失之說見質勝  
文章孔注云今使文質同者衍文字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辨用謂  
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  
謂之徹徹道也爲天下之通法也

**徹**道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  
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爲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攷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式三總核歸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十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較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周用助法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田之法其取氏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辨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貢者三三相任是周用貢法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卽旅師所謂耕粟貢法不借民力以耕公田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爲稅而其出稅以三三相任卽旅師所謂屋粟二法相暹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百畝君所據爲畿內鄉遂用貢者以司馬法及載師言之鄭君誤據司馬法以一成中除去治

辨漁母一甸辨已見前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詳釋經文皆以園廛而言園廛之稅輕重互異而田稅則定以十一鄭若以園廛爲田稅遂誤指爲畿內貢法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賡之形勢斟酌爲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內郊外爲分也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取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穡暵觀以年之上下出數法亦非枝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資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餘民之贏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多寡之分所取均是一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徵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徵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式三謂徵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爲天下之通德俾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也朱子於孟子注既以貢助並行爲徵復以通力合作爲徵朱子謂助則各私己田但合作於公田徵則統九百畝而合作之也希備多以爲非

**後漢**又曰邪疏本漢會貨志以公田百畝除去二十畝爲墾舍其說非也詩曰中田有廬穀梁傳曰井田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蕘慈韭皆取焉班氏會貨志因之曰入家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曰在墾曰廬在邑曰里趙氏注孟子遂云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許氏說文亦以二畝半爲墾漢儒固有此說詩甫田孔疏已辨其誤季德明申辨之以爲搬運甚煩餽餉不便制祿之時必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非先王所以正經界式三精班趙固誤而穀梁傳之說本自可解可載師以塲圃在國地鄭君注曰圃樹果菰之屬季秋於中爲塲買蔬曰田晉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蕘慈韭者故得樹果菰之屬此注疏據詩及穀梁傳合解之賈言二畝半亦襲班趙之謬其云廬在田晉之界者以畫井之地非必方正如圃田晉自有可廬之處也穀梁傳以詩之中田爲公田者一井之中百畝爲公田百畝之外田晉有廬爲眾農憩息之所其地亦名公田班氏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未必合穀梁之意此經史之文當分觀而得之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

**釋** 孔曰二

謂什二而稅

**釋**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意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釋**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復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杜氏彼注據論語此文皇邢二疏即本左傳立說皆是也穀梁傳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後儒據此謂宣公仍是十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下等而擇取私田之善者以運公穀之異於杜說然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十一而籍故傳言籍以別於稅言什一而籍以見籍爲什一而加以稅非什一之法故傳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禁小禁少乎什一大裕小裕穀梁傳曰古者什一籍而不稅兩傳之文明著如此謂非穀宜公之什取其二乎說經當依

康延又不可妄生穿鑿類如此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

**孰誰也**

**釋**民富則君不至偏貧民貧則君不能偏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故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器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廢舉矣上下甯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數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禁寡則恭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

知盍敵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注**言節用言數祿平或問言行微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指也國以民爲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悴出之慮有子勤行撤法絕豪家之侵佔復浮戶之道以無曠土無游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爲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閒獻研私縱購堂頌膏而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

孫出以應敵其糗糧芻芻初無後世欺騙之私矣國勢日強外患自息悉索敵國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國有九年大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內兩引此經其一全引此節而申之曰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邪甯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君營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士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釋**

子曰辨別也也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釋**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釋**

端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人之行義者不可無忠

信矣得其宜之謂義循其事宜之自然而遷就之之謂徙能徙義則不敢自恃忠信執意見以爲義程矣二者相須所行無弊而有實得於身心則德日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歟之是心或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歟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歟則或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歟則或之甚也**愛則必忠**拯救之然事至無可奈何祇宜聽之於命人無生路而必欲致之生或也惡則不免擯絕之然小惡不宜致之歟卽世有大姦而幸得偷生或由時政未修馴致漏網或由惡貫未盈天命未絕而必欲致之歟或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歟以一人之愛惡而前後乖異或之甚者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說文祇从氏者訓敬祇从氏者訓地祇凡經傳訓適者皆用地祇之字从氏不从氏

唐以後用祇字祇說文緹之或字也宋入用只字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類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可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蕭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歟者不能使之生歟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

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諛善補

週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疑** 如君詩箋不可據而此注是也詩言此邦之人忍棄舊姻吝嗇乾餱忘其失德吝嗇不能致富適以怪異於人耳經引詩以證生成之限於命豈常不富之限於命而蔽於情者之可怪異也疏家謂引詩斷章不與本義相似讀者遂有錯簡之疑

###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集注** 齊景公名杅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集注** 孔子言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

**陳氏**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孔注** 言陳恆制齊非也狄惺庵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魯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為武子開字子驪見昭公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為陳恆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

皇本吾下有豈字史記世家同釋文本亦有豈字又云一本作焉字太平御覽引經豈作惡

**孔曰** 言將危

也陳氏果滅齊

**景公** 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以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釋文魯讀折  
爲制今從古

**集解** 子曰片言爲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  
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

**集注**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

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資治**

皇疏申孔有二義其一以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

而能折獄其一以子路信直而言信情無所隱聽訟者若  
子路之辭則一辭已足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依注云偏信則  
後說是孔意也書明濟於單辭孔疏曰單辭一人獨言未有  
與對之人訟者直己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  
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不肯自道己長不  
肯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孔氏彼疏  
與此皇疏之後說相同獄辭易誣而子路不欺設言之以見  
其生平之無所誣也歐陽行周曰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  
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言雖  
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夫子之言蓋非于季路歐陽氏駁  
皇疏前一說意甚明憚折獄定刑不可輕也其以輕爲非子

路之輕決於經之  
可字相伐則非也

### 子路無宿諾

**集注**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  
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集注**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  
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替之有  
繁也。尹氏曰小鄆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  
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  
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集注** 曰久要不忘豈非豫諾而禮有諾貴之訓  
舊說亦可爲輕言許人者戒也然以集注爲正

###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注** 包曰猶人與人等  
王曰使喪訟化之枉券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說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楊氏**

說未必然

###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

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

以此

**無倦**以忠精言之賢者固檢有未盡然未必非因阿而苦也。○**王說**居於身行於民亦未是李氏安溪曰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日**居之無倦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以心制事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注** 鄭曰弗畔不違道

**集注** 重出

**後案** 博文約禮經中重出聖教之諄復也後儒以博文爲支離或又重言理而輕言禮皆失之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注**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後案** 集注兼所存所好言者爲備禮立事蕭曰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接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集注** 鄭曰季康子魯

上卿諸臣之帥也

**集注**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敗三家之故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論語** 豐鐵論後荆曰民亂反之  
攻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 子曰欲多情慾也言民  
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論語** 子曰季氏猶柄康子奪嫡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

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  
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論語** 欲欲竊也季康子  
專權竊政所欲在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論語** 子曰就成也  
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皇本高麗本風下草下有也字枝勘記云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

文亦並有也字上皇本高麗本作

尚釋文本亦作尚云本或作上

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

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

者從以言教者

誤而況於殺乎

偃猶事也謂隨所向也說苑君道篇曰夫上之化下猶

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又說苑政理篇

引此經而申之曰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利德並濟強

國先刑而後德豈鐵論疾貪篇曰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

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怒色不御

刑已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恥其不能以化而得其不全也

政教闢而不著百姓顛覆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雖其入也  
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荆德篇曰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  
獄訟所以滋深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狎宜獄捃栗出卜自何  
能毅刺刑法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爲其教而已又申韓篇曰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周  
圍而刑殺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下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言**名譽著聞也

**遠**言必有聞有聞則可達治世之用

子曰也聞也非達也

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聞**聲引繆協曰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列名者派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屬於達也式三期世治則聞達常相符世亂則欺偽者亦得聲譽而當時僞之以達夫子所欲辨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

說文繫傳引此察作營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執其志慮常欲以下人也必達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論也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善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買直**喪偽好義無蔽審言包虛心以求天下之善慮下人謙而不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摸把之梁舟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蕘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別

遠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必聞佞人黨多也

**善其顯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色**取猶色莊，謂外襲其仁厚之狀也。居之不疑者，彼恐自以爲疑，而人不信之也。爲此術者，亦足以取虛譽，世亂易售，欺也。然無實德以行之，事必阻窒而不達也。然則邪家必聞亦祇以欺乎庸愚，非能逃有識者之鑒矣。顏氏家訓曰：厚貌深衷，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又曰：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爾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謂巧密，後人蓄之，爾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

###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舞雩**，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埤樹木，故其下可遊焉。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

修治也治星爲善

胡氏曰慝之字從小從匿蓋

匿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本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

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也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

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皇疏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得祿位勲勞也

皇疏哉是詳見先難後獲解或問崇德問仁之對何以同



曰仁卽德也。韓子所謂合仁義以言德者是也。韓氏讀書錄曰：仁義禮智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卽是循此性而行，非別有一理爲道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別有一理爲德也。

攻其惡，燕攻人之惡，非修惡與。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經無作小

**義**

專於治己而不責

人則己之惡無所隱矣。

**經**

經言其惡人之惡是惡爲人已所同者，分誘於僚友，援

古人之過以解慚，是攻人之惡也。孟子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身正，又廣陳賈願過而爲之，辭與此義符。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義**

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祖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惡不脩，感物而易

動者莫如忿怒其身以及其親戚之甚者也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戚矣故懲忿所以辨威也或生於情之蔽若子張以愛惡言此以忿言皆緣情之所發也呂伯恭曰忘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起之時取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威也許平仲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爲最烈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懲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待之是心平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則知子曰知人

樊遲問人仁之  
施知人知之方

樊遲未達

樊遲問曰道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如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真**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

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

**舉**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  
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釋文鄉又作彙  
同按彙正字

**舉**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

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錯** 夫子言能使枉者直知以成仁理昭然矣退見子夏意  
欲證明其理也凡經言何謂者彙舉其義復請詳事實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集解** 孔曰富盛也

**集注**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後** 下言齊湯獨舉之

目故先歎其所言之富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釋** 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集注**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矣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知仁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苦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世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魯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勤實也如是

**釋** 不仁者遠舊注以爲退去皇疏蔡謨云孔子若言能舉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不仁之人感

化遷善夫邪故謂遠也式三樂此經言智以成仁其義彰矣  
聖賢之道德不外五常約言之仁與智之盡者爲聖人孟子  
書以仁且智爲既聖是也而孟子言仁義者以義該智也易  
言元亨利貞元仁亨禮利義貞信不言智智爲四德之運也  
成德在仁全仁之德在  
智孟子所謂始條理者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集解**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集注**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  
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後案** 不可謂不可告道者也止不與之爲友交或泛交  
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集注** 孔曰友以文德合也

**集注**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

**經** 經義之講習者爲文四科所以有文學也以之會友者  
會有合義有稽義總合其人詳攷以取之如稽攷諸侯之功  
過而曰會也人類不齊擬以經義之講習而淺深已得過半  
其人廡廉恥不敢鈔襲雷同竊爲己有也其人亦實是不敢  
循繩習傳取說當世也其人惡僻誕不敢棲求怪異以自炫  
奇也心虛則辭謙不敢剛經改傳以就己見心平則氣和不  
敢鍛鍊深酷以論往事闕所疑而知其慎得所徵而知其密  
語不游移而知其明斷辭必雅馴而知其淵博君子以文會  
之而得擇友之道欲  
輔仁者宜先以此

### 以友輔仁

**孔** 子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取** 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罔** 罔矜刺之行藉賢友以箴止之惻隱之端藉賢友以感激  
之擴欲無害人之心使之充滿洋溢賴賢友以發勸于不倦  
也遭顛沛造次之候使之堅忍操守賴賢友以扶掖於易衰  
也人無賢友何以成其德哉

受業胡止三枝字